

蛇山脚下吃茶

“啪”的一声，陶土棋子磕在磨得发毛的硬木棋盘上，脆响压过了头顶槐树叶的沙沙声。

我总说，登黄鹤楼的一种意趣是，转身绕到蛇山背阴处，往那几张掉了漆的方桌前一坐。

这处露天茶座连个招牌都没有，静静躲在山径岔口的老槐树荫里。树得有上百岁了，枝桠虬曲着往天上伸，浓荫泼下来，盖得十几张竹椅、四五张方桌全浸在凉里。桌面的红漆掉得斑斑驳驳，边角磨出温润的原木色，竹椅的扶手被汗浸得发亮，摸上去温温的，像揣了块晒过太阳的老玉。看店的张爹今年七十八岁，土生土长的武昌人，总坐在靠树的小马扎上摇蒲扇，收音机搁在脚边，咿咿呀呀唱着楚剧，从来不兴招揽客人。见有人往这边走，他才抬抬眼，汉腔裹着江风往人耳朵里钻：“师傅，吃

杯茶？”声音温软得像泡过茶的棉纸。

茶都不是什么名贵货色，最常见的就是恩施玉露和本地茉莉香片，全盛在粗瓷大碗里。滚烫的开水一冲，蜷缩的干茶在碗里打个转，慢慢舒展开来，茶汤晕成浅碧色，浮着一层细细的茶毫。入口先带点清苦，咽下去后喉管里慢慢翻出回甘，混着点槐树花的清香气。一碗茶落肚，刚才登楼出的那一身汗瞬间消了，连后脊梁的酸劲都散了大半。

来这儿的人都懂规矩，没人闹，各占各的角落。最热闹的是西北角那桌棋，下棋的两个老头加起来快一百六十岁了。左边的李爹戴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帽子，手指捏着棋子半天不落，眼睛斜斜瞟着江面，货轮开过的浪痕都要数清楚。右边的王爹急脾气，

催得急了就随手从脚边掰根槐树枝，“咔嚓”掰成两截往棋盘上一放：“就当我的‘马’！刚才你悔三步我都没说，快下！”前两天下雨丢了两个卒，他俩干脆捡了几片不同形状的梧桐叶替代，风一吹就在棋盘边打旋。旁边观棋的老头也不插话，手里端着茶碗，看到妙处就抿一口茶，茶水顺着花白的胡子往下滴都没察觉。

也有背着登山包的游人，裤脚还沾着路上的灰，一屁股坐在竹椅上就不想动了，茶端上来先灌大半碗，才顾得上抬手擦汗。望着江面发半天呆，包里的面包拿出来咬两口，风一吹，困劲上来就靠着椅背打个盹，没人会吵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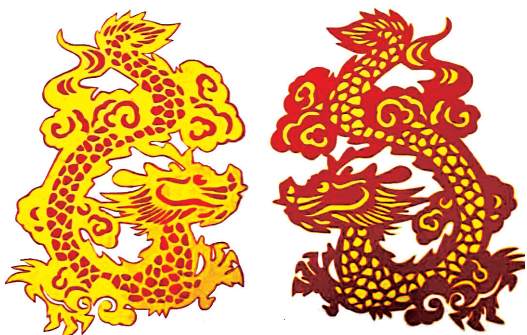
张爹从来不管人坐多久，楚剧听累了就慢悠悠给人添茶，太阳往西边沉了，把江面染得一片金红，他也不催。黄鹤楼的飞檐

在树影后面露着个角，石壁上的诗、乘鹤的仙人，那些飘在云里的故事好像都远得很。倒是手里粗瓷碗的温度、槐花落进衣领的痒、下棋老头争得发红的耳根子，还有江风裹着的水汽，这些摸得着碰得到的东西，才是真真切切的人间。

临走的时候扫付款码，一碗茶三块钱。张爹挥挥手说慢走，收音机里的楚剧正唱到亮嗓子的地方。我回头望，黄鹤楼的飞檐挑着晚霞，像个站了千年的传奇，而树底下那几张晃悠悠的竹椅、劈啪响的棋子声，就是传奇边上最踏实的注脚——告诉你所有飘在天上的故事，最后都要落回一碗温茶、一阵晚风，落进普通人慢悠悠的日子里。

作者：朱利竹（62岁）

武昌区首义路千家街社区



△ 《园语图》

作者：戴湘文（35岁）

武汉经开区沌口街道同德社区

△ 《龙的传人》剪纸

作者：詹文秀（57岁）

洪山区洪山街道幸福社区

《钟馗巡山》

作者：严双寿（76岁）

江汉区汉兴街道江汉里社区